



滁州“三家村” 和“三家村”文化现象

○孔凡仲

我们漫步于滁州大地,目睹滁州的现代化成就,深切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别样文化气息向你扑面而来。这气息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传承的,有创新的。我们似乎感觉到,那是拨动的滁州历史音符,那是若隐若现的滁州人文元素,那是滁州传承千百年的文化纽带,那是具有别样风采的滁州地域文化符号。而这些辉煌的建设成就,融进了滁州人的文化脉动,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是与滁州的文化传承和滁州人民敢于担当、勇于践行的人文精神紧密相连。这其中,滁州“三家村”和“三家村”文化现象,最是值得探讨和关注。

滁州“三家村”,在省内外文化界,闻名遐尔,滁州人更不陌生。最近,“三家村”的领军人物、九十高龄的姬树明先生,又一大作《残月庐文迹》隆重出版。姬先生的《残》著不残,沉甸甸的。《残》卷中的250多篇佳作,无不彰显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折射出滁州地域文化的灿烂光华。姬先生不仅是滁州“三家村”的领军人物,更是传承滁州地域文化的启航者。早在20世纪后半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大都被扭曲和淹没,滁州的地域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很多有识之士,不断为抢救中国传统文化鼓与呼。滁州也涌现了不少文化志士,白振亚、姬树明、缪文渭等就是这样的文化先行者和文化自觉者。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文化人。到了70年代末期,刚刚迈进文坛的吴腾胤先生,勇猛地加入了这一文化行列。80年代初,走出校门不久的俞凤斌先生,在姬树明等前辈的影响下,脱颖而出,毅然投入师门,成了姬先生的左膀右臂。自此,三人成了黄金搭档,为了共同理想,为着同一的目标,组合在一起,抱团取暖,砥砺前行,他们很快就抢救性地出版了《朱元璋故事》《刘伯温与朱元璋》《吴敬梓的传说》《说凤阳》《洪武奇观》《琅琊山》《朱元璋的传说》等图书和资料。在滁州,以及省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我向姬树明、吴腾胤、俞凤斌调侃说:“文革”时,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因“燕山夜话”被打成“三家村”“黑帮”。你们三人现在也成了滁州的名符其实的“三家村”了,是否也开辟一个“琅琊山夜话”,以便扩大影响,引导更多的滁州文化人,让他们都成为承继滁州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人,形成团队协作,力量会更大些。”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这句调侃的话,竟然真把滁州“三家村”叫响了,并在省内外文化界传开。后来,这简便有效的中国式的自然结社方式,陆陆续续被区域内的市、县效仿和践行,很快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村”遍布市区的各县市,甚至各大乡镇,形成了一支支精干的文化队伍,而且很快就显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不到两年的时间,由于他们的凝心聚力,10卷本的《滁州民间故事集成》便陆续出版,还被纳入国家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的整体序列。又如全椒县,以现任县政协副主席张华为首的一批文化人,也自觉地效法滁州“三家村”,拜“三家村”为师,认真地搜集、整理自家的乡土文化,尤以《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的文化为主线,先后出版了十数部研究《儒林外史》和其作者吴敬梓的图书和文史资料,目前正在陆续出版工程浩大的《全椒古籍丛书》。明光是汪道涵先生的故乡,市府明光镇也是历史文化古镇,名人荟萃。以市民协秘书长武佩河为首的几个年轻骨干,成功地整理出了与曾国藩齐名的清朝封疆大吏吴棠的系列文史资料,出版了《抗战时期的汪道涵》和汪道涵的父亲《汪

雨相传》。天长市,以宋代中国“二十四孝星”之一的大孝子朱寿昌为主线,深究历史内涵,传承孝道文化,服务于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建设,亦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孝亲文化方面的图书资料。市域其他各地,无一例外,都依据历史上发生过的文化史迹,在山岗水泽中,在故纸堆里,在百姓的口头说唱中,深挖细寻,也是硕果累累。像三国时的军事家、名将鲁肃的研究史料;明朝开国功臣徐达、抗倭英雄戚继光等的故事;抗日战争中,刘少奇、陈毅、粟裕、徐海东、罗炳辉等新四军的著名领导人,也都在滁州大地上留下了许多现代传奇;还有外地来滁做官的如韦应物、欧阳修、辛弃疾等诸多的文人雅士遗存的人文史迹;除了历史人物外,被史称滁州“三古”之一的清流关及琅琊寺、龙兴寺、神山寺等十多座古寺;虞姬墓、汉代古墓群、明皇陵、中都古城等等。千百年来,散布在滁州大地上的传奇,极大地丰富了滁州地域文化的内涵。尤为称道的是小岗文化,小岗人民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仅为滁州文化添光溢彩,更是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异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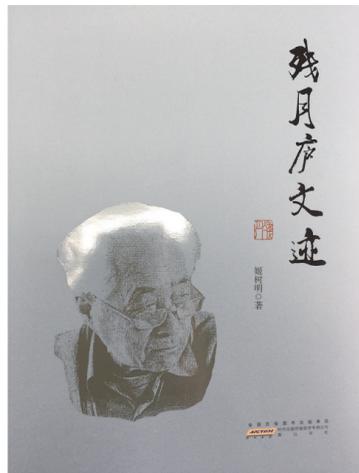
这些人财富,不仅是地域的,也是全民族的。我们欣慰的是,那些具有文化自觉的形形色色的“三家村”“四家村”的文化先行者们,他们义无反顾地扛起抢救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使命,在艰难前行中,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添砖加瓦,为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尽心尽力。

了解滁州“三家村”的人都知道,“三家村”成员姬树明、吴腾胤、俞凤斌三人年龄悬殊,称为老、中、青三代人,也不为过。就是这三人,因为热爱滁州文化的共同信念和追求,使他们走到一起。可以这样说,自青年时代始,风雨雨几十年,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为发掘和弘扬滁州地域文化而废寝忘食,并以他们的文化修养、人格魅力和身体力行,影响、带动和培养了区域内一批优秀的年轻文化人,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姬树明先生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滁州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很少有其他地区相比拟。她是我们滁州人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的根,我们可以以骄傲和自豪。更不能让她在轰轰烈烈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湮灭,更不能让她消失。我们这一代人,应使命般地肩负起这个历史责任,让中华文化重新领航世界。”这话说得多么大义凛然。姬先生说了,他们也做到了,现今已是硕果累累,既成就了他们的理想人生,也促进了滁州的现代文化发展,更为滁州、为子孙后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毫无疑问,他们的成就,对于滁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滁州的现代化进程,都将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巨大的推动力。由是,我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滁州“三家村”文化现象。

试问,在一个地域内,有如此众多的文化人,有如此专注热爱自己家乡文化的人,并用终生的精力去研究她,加以整理、宣传和传承,以此影响更多的人,唤醒更多人的文化自觉,其精神何其珍贵!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滁州“三家村”的长期努力和影响下,已经形成的滁州“三家村”文化现象,不仅在滁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且,文明、传统、自觉、自信的滁州人,必将影响和造就文化滁州的美好未来。“三家村”文化现象亦必将强势向区域外辐射,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们深信,百年之后,我们的后辈在研究滁州文化时,滁州“三家村”和“三家村”的文化现象,必将名列其中!



姬树明《残月庐文迹》

姬树明先生的自选文集——《残月庐文迹》将要付梓出版,先生嘱我写序。我虽感诚惶诚恐,但更觉义不容辞,因为自20世纪70年代与先生结缘相识,拜师学艺,至今已近50载,一直称之“姬老师”,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服从先生师之道也,何况这是大好事、大喜事,于是欣然遵命,奉上此答卷。

姬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生于凤阳,长于凤阳,学于凤阳,1949年走出凤阳,工作于江淮之间,1992年光荣退休。先生人生近90春秋,工作40余载,尝遍人间酸甜苦辣。先生童年丧母,少年丧父,姐姐相伴成长成家,如今四代一堂,欢乐大家亲。先生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当过教师,从事过文化工作,参与过农业、水利,担任过报社总编;退休后勤做老年教育,先后任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后创办老年文化艺术学校。先生治学有灵性,做事有悟性,学一业,精一业,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事,成一事,40年善作善成,90载随和随缘,领导有方,组织有赏,民间有美谈。长期以来,先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不辍,坚持临帖习画不休。功夫不负有心人,苦练终能修正果。先生的文学造诣和书画艺术,行家公认,社会好评,现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2008年获安徽省作家协会、安徽省文学院授予“安徽省老作家贡献奖”(首届);先后任滁州市老年书画联谊会会长、滁州书画函授院常务副院长。

我和先生不是同乡,也没有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先生也没有当过我的领导,我认识先生,师从先生,敬重先生,只因江淮名人白振亚先生的牵线,只缘拜读了先生一篇文章。1973年,我从滁县师范毕业后等待分配工作。这一年九月份,当时的滁县地区教育局决定,从滁县师范和凤阳师范各抽五人,组成赴嘉山县(今明光市)下庄公社永红大队扫盲工作组。我这个当时在滁城无亲无友的农村人,有幸成为工作组成员之一。我至今在内心的深处铭刻着,感激着那位推荐我的恩师。当我们背着背包来到永红大队,方知地区已派了工作队在这里搞路线教育,白振亚先生是工作队主要领导人之一。不知何因,我们还没开展扫盲工作就被收编为路线教育工作队。说来又是谜,当时我们十人中有男有女、有城里人、有上海下放知青,白先生独独把我这个与他不曾谋面、无任何关系的人,留在他身边,留在办公室,和他同居一室,当他的“小秘书”。当时政治挂帅,文件成堆,路线教育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上级文件精神,抓“阶级斗争”。一天在文件堆中,我翻到一本《江淮丘陵大寨村》小册子,便一口气读完。当我掩卷回味,被文人的文采深深打动了,被作者的才华深深打动了。在口号充斥报刊、文艺作品多为豪言壮语的那个时代,能读到如此语言优美、充满文学味道的文章,真是无比的精神享受。当时能用文学的语言、抒情的笔触写“战天斗地”之事,并顺利通过层层审查,印发到基层,真是天大的奇迹。当从白先生口中得知这篇文章出自姬先生之手,顿时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后来,我分配在地直机关工作,经白先生引荐,荣幸地拜见了姬先生。从此,先生成为我工作、创作、做人、为官之师。

我拜先生为师时,刚过弱冠之年,先生正值不惑之年,日月如梭,而今先生已至皓背之年,我也将近古稀之年,弹指间半个世纪也!50年来,先生教我工作上要主动手,后动口,既要会动手,又要会动口;创作上要先读书后习作,边读书,边写作;做人上要官要先做人后做官,要做个好官,更要做个好人。50年来,每当灯下和先生谈国事,先生总是说为臣要有忠心;每当酒后和先生谈心,先生总是说为官要有公心;每当闲暇时和先生谈家事,先生总是说为子要有孝心。这些既是先生对我的教化,也是先生的理念、哲思、胸怀、境界。50年来,这些无不时时在潜移默化我,提醒鞭策我走好路,做好人,干好事,当好

忆想·联想·感想 ——助编《残月庐文迹》所思并代序

○俞凤斌



官。当然这些都是私密的,灵魂深处的,外人是难以体会和收获的,唯有我心知肚明。如果说这些是“因”,那么先生与我共同收获的“果”,即是合著出版了:《朱元璋故事》(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古今妙联趣事》(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1983年10月第一版)、《刘伯温与朱元璋》(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第一版)、《琅琊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6月第一版)、《吴敬梓的传说》(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第一版)、《朱元璋的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一版)、《洪武奇观》(黄山书社出版,1992年10月第一版)、《说凤阳》(三秦出版社出版,2004年2月第一版)等8本书。我们合作模式和流程基本是:议选题,谈结构——分头撰写——先生统筹统改——本人誊抄(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书稿需要一字一格抄写)——交出版社编审。由于先生楷模示范,我们没有在意过署名,没有在在意过稿费,只是先生付出了很多才华、智慧和时间,而我沾先生光,除了得到名誉、稿费外,还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写作技巧。时至今日,一些第一次与我见面的人,还惊讶地说:你就是俞凤斌呀?当年姬树明先生和你合写的《朱元璋故事》,在《滁州报》上连载,我们看得真过瘾!这是后话,也是实话。我听了心里总是暖暖的。

多年来,建议先生出版自选文集,是先生亲朋好友的共同心愿,可是先生一直犹豫不决,直到2018年秋季,先生才决定“不负众愿”,着手选编文集,力争90周岁时出版发行,并同意我做助理工作的请求。正当我们紧锣密鼓、紧张有序地选编文稿时,岁末年初,偏又“好事多磨”,先生不幸罹灾——大腿骨折,但先生“骨折不挠”,在医院里,忍着巨痛,筛选文稿,校对文字,终于在2019年春季,完成了文集初选、初校程序。文集名曰《残月庐文迹》,“残月庐”,先生书斋之名,“文迹”者先生写作之足迹也。《残月庐文迹》共选集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六十年来所写的小说、散文、诗歌(新体诗和旧体诗)、唱词、楹联、文艺通讯、评论、杂诗、杂记等文稿250多篇(首),最早的一篇为《钢铁战线上的“穆桂英”》,写于1958年底,最后一篇为《序《滁风亭韵》》,写于2018年12月28日。《残月庐文迹》分为“文迹漫漫”“老年教育专论”“欧阳修与滁州”“琅琊山及其他”“学书浅说”“往事悠悠”六大篇章。“文迹漫漫”——先生的深深文学创作印迹,漫漫人生心路历程,全方位展示先生才情才华,多角度描绘时代风采风貌;“老年教育专论”——先生退而不休,治学市老年大学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老有所为,创办文化艺术学校的经历、艰辛和成效与遗憾;“欧阳修与滁州”——简介欧阳修曲折人生,正说欧阳修任滁原由,礼赞欧阳修治滁重点工程,推崇欧阳修颂滁精彩诗文;“琅琊山及其他”——以“琅琊山及其他”为由,话说其他“景”,感叹其他“事”,怀念其他“人”,抒发其他“思”;“学书浅说”——先生读帖练书所得所悟,教学备课精选精编,深入浅出说书法理论,由表及里传授书法知识;“往事悠悠”——九十年记忆记事,历历在目,有悲有喜,九十载亲历亲为,事事在心,有苦有甜。

以上是我助理先生选编《残月庐文迹》书稿的忆想、联想和感想,亦是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答卷,呈献大家,权且代为序言。



本文作者孔凡仲,曾任黄山书社社长,《安徽新闻出版报》主编,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滁州报》曾连载过作者的长篇传奇故事《和平将军张治中》,颇受读者好评。作者长期关注“三家村”和“三家村”文化现象,与滁州“三家村”成员相交近半个世纪,是文友,亦是朋友。本报刊发此文,借以激发滁州人热爱本土文化、重视本土文化,呼吁学习“三家村”,抱团取暖,协力作战,进一步传承和创新滁州文化,让“三家村”文化现象在滁州大地开花结果,更好地为滁州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滁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众所周知,滁州市具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琅琊醉翁文化、朱元璋及凤阳文化、全椒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文化、天长的孝道文化,此四大“史地文化”为世人所敬仰和乐道,无与伦比地展现出滁州文化的历史和地域特色。而已经形成和正在逐渐形成的新四军抗战红色文化和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创新文化,使滁州地域文化又增添了鲜明的现代特色。这些丰厚的文化,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滁州人。在这片地灵人杰的土地上,涌现出许多文化精英、国家栋梁。即便在当代中国,滁州大地上有担当有作为的社会英才,也是层出不穷,如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正是这些滁州精英,传承和发展了滁州的地域文化,推动了滁州的历史发展进程。今天,当



春湖

